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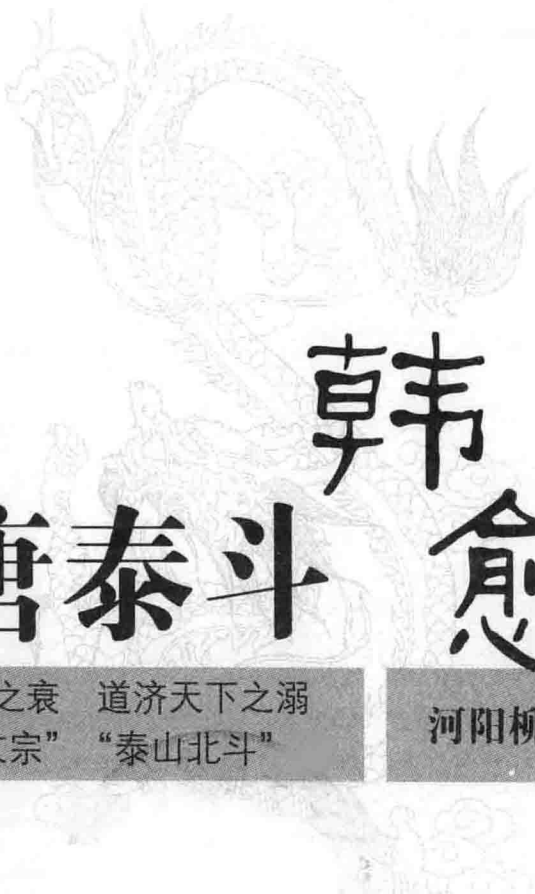
大唐泰斗 韩愈



河阳柳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

⑤

百代文宗 泰山北斗



韩愈 大唐泰斗

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
“百代文宗” “泰山北斗”

河阳柳◎著

(五)

中州古籍出版社
· 郑州 ·

第 108 章 陷楚歌元济调兵 析军情退之举策

九月下旬，韩愈返回汝州。裴度一见，高兴地携住韩愈之手，连道：“辛苦了！辛苦了！”韩愈遂将说服韩弘的经过，简要叙述一遍，并将刘叉和柏耆介绍给裴度。

裴度看着刘叉和柏耆，更加振喜，高兴地道：“刘义士行侠仗义，除暴安良，誉满大江南北。本职早有所闻，不想今日在此相见，柏居士满腹经纶，胸怀韬略，乃世外高人。今日两位愿到帐前效力，真乃朝廷之福也！”说罢，看了看韩愈，向着二人道：

“二位可随司马先在大营供职，待平定蔡州之后，再表奏圣上，按功封赏，赐以官职如何？”

柏耆听后，忙道：“在下谨遵相国安排，必将殚智竭虑，报效朝廷。”刘叉看了看柏耆，向着裴度笑道：“在下只为讨伐蔡州，为民除害而来。待淮西平定，在下还要游历他方。这封赏之说，就不要提了！”

裴度听后，知刘叉乃江湖游侠之人，不愿为官，也笑道：“本职知刘义士乃忠义之士，待平定淮西，走留随义士便是！”然后携住韩愈的手道：

“走，咱们到书房，好好谈谈这一路情况。”

十月上旬，征淮诸军，向吴元济发起了全面进攻。各路将帅争先恐后，奋勇向前，捷报像雪片一样，从四面八方飞向汝州。乌重胤的洛怀汝军，调集三倍于敌的兵力，激战四日，袭破郾城，直取西平、华陂；李光颜的郑许陈军，实施运动作战，克西华、夺淮阳，

直逼商水；韩弘的宋亳颖寿光军，集中五万优势兵力，连续对敌发起进攻，取项城、克正阳，直指平舆、汝南；李愬的襄中邓随唐军，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，收泌阳、逼确山，进至沙河店一带。裴度为激励前方将帅，便于指挥协调，遂将督统大营，移至刚刚收复的郾城。

在四路大军以铁壁合围之势，连战连捷，紧逼蔡州之际，不仅捷报飞传汝州，而且失利战报也频频传到蔡州。吴元济惊得坐卧难宁，急召大将董重质、参军欧阳林、偏将李佑等人商议应对之策。

董重质道：“目前各路官军，不仅作战勇猛，而且改变了原来分兵防守，各自为战的方法，而集中优势兵力于一役；互相配合，联合作战。致使我军防不胜防，连连失利！”这董重质乃是吴元济的姐夫，颇董兵法，被元济封为大将军，主掌淮西诸军。他看了看元济，继续道：

“为今之计，要打破官军的铁壁合围，扭转不利局面，我军也需改变以往作战方略：一是收拢外围兵马，集中兵力固守西平，遂平、汝南、商水等军事重镇，形成蔡州四边稳固屏障。二是将蔡州城内我军主力调出，集中强大兵力于一役。只要彻底粉碎官军的一路进攻，其他三路将不战自退。”

“大将军说得极是！”参军欧阳林接口道，“目前四路官军，乌重胤的怀汝军和李光颜的忠武军，兵精将锐，骁勇善战，对我蔡州威胁最大。眼前怀汝军已逼近西平，忠武军也兵临商水城下。若这两处失守，官军将会长驱直入，直抵蔡州。因此，必须首先打破乌重胤和李光颜的进攻，方能扭转战局。”欧阳林讲到这里，看了看董重质，向着吴元济继续道：

“以下官之见，目前，乌重胤的怀汝军约三万人马，我军驻守在西平的军队，约有将近四万余人，若将蔡州守军三万余众调集西平，总兵力将达到七万，即将是官军的两倍半。这样，我军将如泰山压顶一般，砸在乌重胤的头上，即使乌重胤有三头六臂，也会被砸得粉身碎骨，仓皇败北！”

吴元济听此，不由面露喜色。只见李佑道：“万万不可！这样蔡州岂不成了一座空城，若是官军派一精锐部队前来偷袭，我军如何应对？蔡州岂不危也！”

“李将军多虑了！”欧阳林看了一眼李佑，不屑一顾地道：“孙子曰‘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’。当前，我若以七万之众，去攻打三万之敌，乌重胤必求助李光颜前去救援，这样二人将只有招架之力，而无还手之工。其岂能抽调兵力偷袭我哉？”欧阳林讲到这里，看了看董重质，十分自信地继续道：

“当然还有东路和南路两路官军，然而，东路韩弘的宣武军，虽兵力较多，但仓促南下，立足未稳，而且远在临颖，正阳一带，不足为虑。南路李愬的邓随唐军，历来畏敌怯战，惧怕我军，而且战斗力较弱；况且李愬狂傲自大，刚愎自用，其不敢，也不会贸然前来。我蔡州何患之有！”

李佑听后，正要反驳，只见董重质道：“欧阳大人说得很是，我军只有采取南守北攻的方略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雷霆万钧之力，一举击破乌重胤和李光颜的进攻，方能使各路官军闻风丧胆，不战自退。从而打破他们的铁壁合围，扭转整个战局。至于韩弘的宣武军，我军可深壁高垒，扼住其进攻就行；对李愬的邓随唐军，可以现有兵力，虚张声势，与之周旋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，必将万无一失。”

“两位大人所论，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！”李佑不由冷冷一笑道，“乌重胤和李光颜，虽兵力与我军少了将近一半。但其训练有素，能攻善守，岂能一击而溃？特别是邓随唐军，李愬虽狂傲不羁，但腹有甲兵。昔日因和韩弘不和，故按兵不动，不与我军交战，决非惧怕我等。今裴度临淮督战，恩威并施，李愬欲将功补过，故奋勇当前，连克我两座城池，绝非二位大人所论，此不可不防！”

“李将军这是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”董重质见李佑出言相犯，心中很是不乐，向着李佑道：“莫不是将军有二心乎？”李佑见此，不禁激动地向着吴元济泣道：

“末将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！若此，是断送我蔡州也！”说罢，转向董重质道：“大人若是非要孤注一掷，走此险棋，请给末将三千人马，末将愿前往遂平汝南，以防李愬前来偷袭。”

吴元济见此，深知李佑乃忠勇之人，便向着董重质道：“要不就依李将军所言，给他三千人马，让他去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董重质不高兴地应了一声。第二天，李佑带着三千兵马向遂平、汝南而去，董重质将驻守蔡州的三万精锐部队，全部调往西平和商水。蔡州城内只剩下老弱兵勇不到五千人。

十一月上旬，淮西叛军约七万余人，集结于西平一线。向乌重胤军发起猛攻，迅速夺取谭庄、白寺、平店等军事要地。乌重胤一面调集军队进行抵御，一面派人将情况急告统帅大营。

裴度接到乌重胤的军报后，遂与韩愈、马骢、李宗闵及柏耆等人进行商议此情。韩愈看罢军报，略微沉思片刻，向着裴度和大家道：

“从军报情况来看，淮西叛军突然增加三四万人，而且装备精良，作战有素，看来不是临时招募的新兵，很可能是驻守在蔡州的军队。”

“大人说得不错。”柏耆接口道，“据山人所知，淮西兵马原有十二三万人，前时又招募约五万人，总计不到十八万人马。其北部战区为扼制乌重胤和李光颜两军，陈兵八万，兵力最强。现已被歼灭一万多人，剩下的兵马不足七万。东部和南部战区，应对宣武军和鄂岳军的约四万人，经过几次交战，现兵力不足三万。西部因李愬前时作战不力，按兵不动，叛军只设防二万余人。剩下的三万精兵，驻守在蔡州城内，作为吴元济的羽林军。”柏耆讲到这里，十分肯定地道：

“目前蔡州百姓人心思顺，厌恶征战。吴元济要想在短时间内招募几万兵马，根本办不到。而且东西南三个战区，我军连战连捷，叛军顾此失彼，节节败退，很难抽出一兵一卒增援他处。因此，这西平、商水一线所增叛军，肯定是蔡州守军无疑！”

“若此，蔡州岂不成为一座空城！吴元济怎如此大胆！”马骢听此，疑惑地看着大家道：

“是的！”韩愈看着大家道，“现在蔡州已经成为一座空城！”

“那他不怕我军前去偷袭？”马骢看着韩愈道。

韩愈微微一笑，向着大家道：“这正是敌人自作聪明，妄图侥幸取胜的愚蠢一面。也是天赐良机与我军！”韩愈讲到这里，向着马骢道：

“淮西军一是认为乌重胤和李光颜两军对他们的威胁最大，想

集中优势兵力，击溃其中一军，达到震撼其他各军的目的，从而扭转其不利战局。二是他们认为韩弘的宣武军刚刚南下，立足未稳；李愬的邓随唐军一向畏敌避战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因此方孤注一掷，将蔡州守军倾巢出动。此完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，惯用的伎俩！”

“不错！韩大人分析得很是！”裴度听到此，不由向着韩愈道，“以大人之见，我们当如何应对？”

韩愈向着裴度道：“以学生之见：一是需让乌重胤军，深壁高垒，机动作战；急令李光颜军增援乌重胤，牵制叛军进攻。使两军联合作战，将淮西十万大军，固定在西平、商水一带，不得使其返回蔡州。二是我军需调集一支精锐部队，悄悄直奔蔡州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！”韩愈讲到此，振奋地道：

“俗话说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我们拿下蔡州，活捉吴元济，淮西叛军将不战自降！”

“好！此计甚妙！”马骢听此，高兴地道，“这样，我们不仅能迅速平定淮西，而且将能避免三军大量伤亡！”

裴度向着韩愈道：“大人所举之策，本职完全赞同。但目前乌重胤的怀汝军和李光颜的忠武军，正在西平和商水一线与叛军血战，他们还自顾不暇，自然抽不出兵马来；李愬的邓随唐军，远在春水、确山一带，一时难以调遣。这奔袭蔡州，从哪来的兵马？”

韩愈道：“兵贵神速，时不我待。倘若吴元济发现失策，将兵马撤回蔡州，良机必然丧失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将驻守郾城督统大营的兵马，抽调三千，由学生率领，前袭蔡州。除此，别无良策！”

“不妥！不妥！”韩愈还未讲完，马骢急忙接口道，“这怎么行？大人并非习武之人，况且年迈体弱，怎能上阵作战，岂非儿戏！再说这郾城大营守军，总共不到万人，而且离叛军又近；前去偷袭蔡州，至少需要五千精兵，若是将大营守军拿去一半，郾城岂不也变成一座空城？如若叛军来袭，那和蔡州还不是同样命运？这是绝对不行的！”

裴度听此，也不由点了点头，面上现出疑难之色。这时只见中军校尉进来禀道：“邓随唐军偏将陈洪，前来送呈军报，现在堂外求见。”

裴度闻此，向着中军道：“传他进来。”不一时，只见陈洪一身征尘进来，行罢礼后，遂将军报呈与裴度。裴度看罢军报，向着陈

洪道：

“目前李大人的行营驻扎何处？”

“现在遂平城外的阳丰镇。”韩愈听此，不觉眼睛一亮，向着陈洪道：

“李大人的行营不是在确山吗？怎说在遂平？”

“原是在确山。”陈洪看着韩愈道，“只因确山守敌深壁高垒。一时难以得手，李大人便将将军马暗中调到遂平，以寻找新的战机。”

“特好了！”韩愈向着裴度道，“李大人的邓随唐军现已到达遂平，这奇袭蔡州有人也！真是天助我也！”

裴度听此也不由转忧为喜，向着陈洪道：“李大人的邓随唐军，现在遂平有多少人马？”

“约二万余人。”

韩愈向着裴度振喜道：“学生马上赶往遂平，将这偷袭蔡州的重任，交给李愬的邓随唐军。不出五日，定拿下蔡州！”

裴度看着韩愈，多少有些担忧地道：“这长途奔袭，浴血沙场，大人这身体能行吗？”

韩愈不由正色道：“前方将士数十万，皆有父母妻子，他们不惜性命，殊死拼战！学生这身体又算得了什么？岂能贪生惜身乎！”

旁边刘叉和柏耆道：“在下随同司马一起前往，定保证大人一路平安。”韩愈向着裴度道：

“为保证南线偷袭成功，必须使北部叛军不得回师南援。大营须得一人前往乌重胤和李光颜军前，严令两军务必牵制住叛军。”

此时马骢深为韩愈所动，遂向着裴度道：“下官愿前去李光颜和乌重胤军中督战，务使两军抓住叛军不放，确保韩大人和李愬军的偷袭成功！”

“好！由马大人前去督战，学生无虞也！”韩愈高兴地向着裴度道，“我看就这么定下！平定淮西，在此一举，咱们蔡州相见！”

裴度见此，十分激动。拉着韩愈和马骢的手道：“那就有劳二位了！预祝二位一路顺利，马到成功！”

第 109 章 赴前敌调兵督战 风雪夜奇袭蔡州

且说裴度与韩愈、马骢等人，定下北线牵制敌军，南线偷袭蔡州的作战方略，并由韩愈和马骢，分别赴李愬和乌重胤、李光颜军中组织实施。大家精神振奋，摩拳擦掌，决心一举平定淮西。

第二天拂晓，韩愈携刘叉、柏耆随同陈洪一起前往李愬大营，马骢带着判官李正封前赴西平军前。裴度将二人送出城外十里，以酒相饯，拉着二人的手泣道：

“两位大人此去，将出入于刀光剑影之中，望二位大人多多保重！此次平定蔡州，胜负纯系两位大人之身也！”

韩愈和马骢也不由泣道：“为了朝廷社稷和黎明百姓，此举若能荡平蔡州，学生即使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！”大家说罢，遂挥泪而别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急促行进，第二天凌晨，韩愈一行人马到达遂平附近的阳丰镇。李愬闻知韩愈到来，忙走出大营迎候。二人相见毕，遂相携进入大帐。李愬看着风尘仆仆的韩愈，高兴地道：

“大人冒着严寒，来到遂平，莫不是为了蔡州？”

韩愈一听不由一愣，看着李愬道：“大人怎知学生来意？学生正是为袭取蔡州而来。”

李愬带着疑惑和激动的目光，看着韩愈道：“大人到此，莫不是令末将前去偷袭蔡州？”

“正是此意！”韩愈也惊奇地答道，“大人怎知统帅大营的作战

方略？又怎知蔡州有机可乘？”

“看来真是天助我大唐也！”李愬振喜地道，“末将昨天用计擒得叛军一员贼将，名叫李佑，原是吴元济的帐前大将，从蔡州刚刚到达遂平不久。经末将晓以大义，此人甘愿投顺朝廷，尽言蔡州虚实。讲道叛军主帅董重质刚愎自用，不听劝告，将蔡州守军全部调集到西平和商水一线，企图一举击破官军，扭转不利战局，故蔡州成为一座空城。末将得到这一情况后，正准备禀报统帅大营，拟定偷袭蔡州之策，不想大人竟为此而来，真是不谋而合！”李愬讲罢，看着韩愈道：

“督统大营的决策果然高明，不知是如何得知蔡州情况的？”韩愈遂将淮西叛军增援西平、商水一线，李光颜和乌重胤急传军报，统帅大营分析敌情，得出蔡州必然空虚的情况说了一遍。

李愬听后，不由感慨地道：“督统大营实在是高，所作分析完全正确。”

韩愈向着李愬道：“统帅大营纵览整个战局，作出了‘北线牵制敌军，南线偷袭蔡州的作战方略。’令大人率领邓随唐军，昼夜兼程，直取蔡州。”韩愈讲到这里，看了看座之人，振奋地道：

“为了确保我‘北牵南袭’方略的成功，统帅大营已有马大人前往乌重胤和李光颜军前督战，务使两军牵制住北线叛军，不得使其回援蔡州。”

“好！这‘北牵南袭’的作战方略，正好应对叛军‘北攻南守’的作战部署。看来不出三日，我军定可拿下蔡州，擒杀贼首吴元济！”然后向着韩愈道：

“具体作战安排，统帅大营有何要求？”

“统帅大营对此次偷袭蔡州作战十分重视，要求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！这是关系到对准作战能否迅速取得全胜的关键。”韩愈讲到此，又看了看李愬，道：

“一是部队行动要绝对保密，除几个主要将领知情外，其他将士暂不予告知；同时部队要偃旗息鼓，隐蔽前进。二是沿途遇到叛军，要尽量回避绕行，不与纠缠，以免打草惊蛇，暴露我军动向。三是速度要快。要做到风雪无阻，昼夜兼程。明晨必须兵临蔡州城下！”

“好！未将这就把几个主要将领召来，咱们马上商定行动方案！”李愬看着韩愈，踌躇满志地道，“今晚部队准时出发！”

“行！”韩愈点了点头。李愬遂让中军校尉去传来兵马使徐庆、参军陈旭、部将赵勋和降将李佑。李愬遂一一向韩愈进行了介绍，然后向着大家传谕了偷袭蔡州的作战方略。大家闻此，互相看看，俱现出惊喜之色。

韩愈向着李佑道：“闻说将军深明大义，弃暗投明，甚是可嘉！待平定淮西之后，定表奏朝廷，予以奖擢！这次奇袭蔡州望将军能出谋献策，再立战功！”

李佑不由泣道：“犯将一时不明，误入歧途，致为叛贼所驱使，虽然身不由己，然实乃有罪之人。今为李大人所不弃，不仅不杀，反而予以重用，实乃再生之父母。犯将定肝脑涂地，以报大人和朝廷！”李佑讲到此，看着韩愈继续道：

“吴元济逆天行事，祸国殃民，实乃罪大恶极。今日天怒人怨，王师连战连捷，致使其利令智昏，孤注一掷，竟将蔡州变成一座空城。此乃天灭元济之兆也！昨日，犯将已向李大人禀明，王师只要五千精兵实施偷袭，定能生擒元济无疑。不想统帅大营早已料敌如神，作出决策。若此，不出两日，定可拿下蔡州。”

韩愈听罢，向着李佑赞嘉道：“将军真乃忠义之士也，所论极佳。朝廷得将军一人，胜若十万大军也！”

“大人过誉了！”李佑忙谦恭地道，“犯将实羞愧难当！”然后又向着韩愈和李愬道：

“遂平北边有一古道，可直通蔡州。中间有一清水栅，驻有淮西军二千人，守将吴秀琳，乃犯将故交，可说其来降。我军可绕过遂平，经此道直抵蔡州。”

韩愈听后点了点头。李愬向着大家道：“这次奇袭蔡州，由李佑将军率领一千人，化装成淮西军，作为先行；本官与司马大人带领五千精兵随后，今晚酉时出发；徐盛将军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后应，午夜准时启程。陈旭将军带领三千人马，在遂平以南进行佯攻，大造声势，以吸引遂平敌军。”说罢向着韩愈道：

“大人看如何？”

“好！就这么定下！明天凌晨，我军务必赶到蔡州。”韩愈严肃地道，“这次拿下蔡州我邓随唐军将是首功，望大家摠忠报国，奋勇向前！”

“是！”徐盛等人齐声应道。

当日，天刚擦黑，韩愈和李愬即率领邓随唐军，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出发。部队人衔枚，马钳口，直奔蔡州。此时朔风阵阵，黑云低垂。部队刚刚抵达遂平城北，天空便飞起了雪花。

李佑带着先头部队，来到淮西军前沿处的张柴村，只见夜幕中寨墙高垒，吊桥拽起，黑乎乎的烽火台，耸立在寨墙上空，守寨的淮西军因天气寒冷，全部蜷缩在营房中取暖。

李佑带着身穿淮西军衣装的官军来到吊桥前，高声道：“我乃城中赵将军，前来巡哨，赶快开门。”那寨墙上的守军挑灯望了望，见李佑打着淮西军的旗号，忙放下吊桥，将寨门打开。

李佑带着人马涌进寨内，一面将守军营房团团围住，一面带着人马冲进院内。那开门军士见势不妙，正要叫喊，被李佑一刀斫倒在地。然后一声呼哨，身后官兵便如猛虎一般，扑向各个房间。那些偎在一起，正在烤火聊天的淮西军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冲进屋中的官兵，像砍瓜切菜一般，斩杀殆尽。后院有几个喂马的叛军见此，吓得慌忙跳墙往外就跑，那知墙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还未走出两步，即被围上来的官军，杀个净光。

李佑将寨中叛军剿杀干净后，方打开寨门，迎接韩愈和李愬大队人马通过。并将赚开寨门的经过，简要叙述一遍。李愬高兴地道：“今晚我军旗开得胜，将军当记首功！”

大军通过张柴村后，往前急走了三十余里，只见雪越下越大，天地一片灰白。刘叉望了望在风雪中艰难行进的将士，向着身旁的柏耆小声地道：“这天公真不作美：早不下、晚不下，偏偏今晚部队前往蔡州，它就下起雪来了！”

柏耆将身上雪花拍了拍，低声接口道：“刘兄此言差也！这雪下得太好了，是天助我也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刘叉听此，有些不解地看着柏耆。柏耆道：“天降大雪，淮西军一是畏寒，二是料想大雪天，我军不会有啥军事行动，必然放松警惕，躲在城镇营房之中睡觉取暖，这样我军便可不受阻碍地直奔蔡州，岂不是天助我也！”

“嗯，不错！”刘叉听后，不由点了点头道，“还是柏耆兄高见！”

走在前边的李愬听此，望了望漫天飞雪，向着身旁的韩愈道：“这雪下的真是时候，看来老天已为元济敲响了丧钟！”

“是的！”韩愈也不由感慨地道，“俗话说‘瑞雪兆丰年’，这雪不仅为老百姓带来明年的好收成，而且也将会为王师带来空前大捷！此真乃我主洪福齐天也！”

大家正在悄声议论，忽见队伍慢慢停了下来。从前方隐约传来驴马叫声和嘈杂之音，大家见此，都不由一愣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军校从前面疾步过来，向着李愬禀报道：

“前方交叉路口，发现有一支由南向北的淮西军运粮队，挡住了去路。李将军让来回禀大人，看如何处置？”

“运粮队有多少人马？”李愬听后，向着那军校问道：

“大约有辆车子；押送粮草的叛军有二三百人。”

李愬听罢，看了看韩愈。韩愈略一沉思，道：“最好不要惊动他们，部队可稍停一停，等他们过去，咱们再走。”

李愬听罢，转向那军校道：“回去告诉李将军，按韩司马的意思去办。”

“是！”那军校答应一声，忙转身匆匆离去，迅速消失在风雪中。

雪越下越大，将士们拉着战马，站在路上，像一道白色雪墙。凛冽的西北风，裹着雪花，像刀子一样吹在人们的脸上。韩愈和李愬跳下战马，焦急地注视着前方。然而过了快半个时辰，部队仍未见前进。只见前方远处，好像还出现了闪闪火光。

李愬向着韩愈道：“这样老等下去不行，末将到前面去看看。”

“走，咱们一块过去。”韩愈边说边将战马交给身后的侍卫。二人分开路上将士，疾步向前走去。约走有半里来地，来到部队前头。李愬向着一军校小声问道：

“李将军何在？”

“李将军在前面观察敌情！”那军校看了看李愬和韩愈，用手指了指前方，只见百步之外，隐约有一溜黑乎乎的东西，并清晰地传来骡马牛驴的踢蹬声和人们的说话声。

韩愈和李愬往前又走了五六十步，果见李佑带着四五个人，正隐蔽在一土堆后边，监视着敌人的行动。一见李愬和韩愈过来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看着二人道：

“大人怎么到前边来了！这里太危险，赶快回去。一旦敌人发现我们，可怎么办？”

李愬向着李佑问道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情况很不好！”李佑小声地道，“这批车队，好像是前往西平运送粮草的，走到这里休息打尖。”

韩愈借着雪光一看，只见南北一溜车子横在前面大道上，上面装着满满的东西。拉车有的是骡子，有的是牛驴；赶车的车夫，披着破棉袄，袖着手，站在车旁踏着脚御寒。路边，三五成群的士兵，挎着刀剑，偎在一起，好像在吃着什么东西；交叉路口不远处有一间小茅屋，几个军校模样的人，聚在屋前，正在烤火取暖，边喝酒，边吃东西。

韩愈看罢，不由皱了皱眉头，向着李愬小声地道：“看情况，这批运粮车队暂时不会走开，说不定要耽误我们的大事。”

“要不，末将带人去把他们给收拾了？”李佑见此，向着韩愈和李愬道：“看来这押送粮草的敌人不多，用不了吃杯茶的工夫，就可解决战斗。”

“不行！”韩愈向着李佑道，“你看这些车夫，都是穷苦的老百姓。他们被抓来运送粮草，抛家离口，受尽凌辱疾苦。这黑天半夜，若要一打起来，必定要玉石俱焚，危及他们的性命。这是其一；二是这些人是向西平运送粮草的，夜里作战，难免会有疏漏。一旦逃走几个贼兵跑到西平一讲，岂不暴露我们的行动！”

“那！那当如何是好？”李佑为难地看着韩愈。韩愈看了看李佑，猛然看到李佑身上的淮西军衣盔，不由眼睛一亮，道：

“有了！”然后向着李愬和李佑小声道：

“李佑将军可带领一队兄弟，扮成淮西军巡哨的，前去吓唬他

们一下，让他们赶快启程离开，这样我们不就能赶路了。”

“好！这办法不错！”李愬和李佑一听，都不由露出笑容。李佑遂向身后侍卫低低说了一声，那侍卫忙转身回去，不一会儿便带着一队人马过来。

李佑跨上战马，带着来人，边往前走，边厉声问道：“前边是什么人，在此何干？”

那些押送粮草的叛军一听，都不由一愣，忙手握刀剑，站起身来，看着李佑等人。李佑带着身穿淮西军衣装的官兵来到小屋前，向着那几个正在烤火喝酒的军校喝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怎敢在这里烤火吃酒？”

那几个军校见李佑穿着将军衣盔，后面跟着一溜手握刀剑的将士，忙道：“我们是前往西平大营运送粮草的，因风雪太大，走到这里实在走不动了，停下来休息，休息再走。”说罢，看着李佑道：

“将军是哪一部分的？怎么也深夜到此？”

“这是遂平大营的赵将军！”李佑身旁一军校厉声道，“今夜风紧雪大，怕有敌人前来偷袭，特出城巡哨。”

李佑向着那几个军校喝道：“前方正等着粮草急用，你们却在这里避风饮酒，难道不怕有违军令？还不赶快启程上路！”

那几个军校忙含笑道：“这就走，这就走！”然后转身向着后面喊道：“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快点！”那些押送粮草的兵勇闻此，忙熄灭篝火，吆喝车夫，驱赶着牲口一起上路前去。

韩愈望着渐渐离去的车队，不由嘘了一口气，向着李愬道：“整整耽误我们一个时辰的路程！”李佑见运粮车队已经走远，忙指挥部队赶快前进。

第 110 章

用降将巧取贼穴 设伏兵大破叛军

韩愈和李愬的邓随唐军，离开淮西军运粮队后，加快速度向前进发。大约又走有三十余里，来到一村寨前。只见这座村寨北依山梁，南临深涧，地势十分险要。李佑回转过来。向着李愬和韩愈禀道：

“前面就是清水栅镇。镇中驻有淮西军二千人，守将吴秀琳，乃是犯将的金兰兄弟。待犯将说其来降。”

“好！”李愬看了看韩愈，点了点头。韩愈向着李佑道：“将军此去，要小心谨慎，务必成功。若秀琳来降，朝廷定加重赏擢用，将军也当荣立大功也！”

李佑听此忙道：“请司马放心，秀琳若是不降，犯将必提着他的脑袋来见司马！”说罢，遂转身而去。果然不到半个时辰，只见李佑带着一人前来。那人一见韩愈和李愬，忙倒身下拜，道：

“犯将吴秀琳拜见大人。”韩愈和李愬一看，只见此人豹头环眼、虎脊熊腰，十分雄武，不由大喜。忙上前扶起秀琳。韩愈高兴地道：“将军弃暗投明，不失忠义之行，真乃可嘉可贺！这平定淮西，将军功劳匪浅！”

吴秀琳忙道：“犯将误入歧途，身负大罪，甚感惶恐羞愧！若大人不弃，犯将愿为朝廷效犬马之力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在所不惜！”

韩愈听后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李愬向着吴秀琳道：“目前蔡州的情况如何？”

吴秀琳看了看韩愈和李愬，道：“大将军董重质，前天离开蔡州，前往西平督战。现在城中只有参军欧阳林，带着五千老弱残兵守城。”

“这里前往蔡州还有多少路程？”李愬看着吴秀琳又问道：“沿途可有淮西军扼守？”

“从这里到蔡州，还有六十余里，沿途并无重兵防守。这方圆四十里，乃是犯将辖区，犯将护送大军过去就是。”

“好！”李愬听后，向着韩愈道，“看来我们在凌晨赶到蔡州问题不大！”

韩愈高兴地点了点头。吴秀琳又向着二人道：“从这里前往蔡州，沿途乃丘岭荒原，道路崎岖难行，更兼大雪弥漫，可让将士点起火把前进。”

“好！将军此策甚善！”韩愈也不由高兴地道。李愬向着吴秀琳道：“将军可带少数人马，随同李佑将军一起在前面开路，其余人马仍驻守在这清水栅，以迎候我后续部队到来。”

“是！犯将尊令！”那吴秀琳忙应道，遂和李佑转身而去。李愬即传令三军：“到清水栅中寻取所燃之物，点起火把加快行进。”

部队通过清水栅后，果然道路越来越难走，而且风雪愈来愈大。鹅毛大的雪片，铺天盖地从天而降，三步之遥便看不清东西。凛冽的西北风，呼啸肆虐，卷着雪片直往脸上扑打，将士们脸上和嘴边，都结了一圈厚厚的白霜。前行不到十里，手中的火把已大部被风吹灭。人马难分高下，不时失足摔倒在地。将士们不知所往何处；又辨不清方向，心中多有疑虑悲怨。

韩愈的身上也落满了雪花，眉毛和胡须全部变成了白色。身下战马，高一脚，低一脚的，几次差点将他颠跌下来。李愬看了看韩愈道：

“风雪太大，这路又不好走。末将带着部队往前先行，大人是否找个地方避避风雪，休息休息再走不迟？”

“不！那怎么成！这点风雪算不了什么！”韩愈说罢，将身下坐骑用脚磕了一下，那马便加快了前进速度。大约往前又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已听到远处的隐隐鸡鸣之声，只见从前方传来口令，“让灭掉火把，隐蔽前进，不准高声说话。”

柏耆向着刘叉小声地道：“看情况，我们已经快到蔡州了。”